

玛丽昂·波什曼 著

天堂的使者

HUNDENOVELLE

姜 丽 译



德国文坛一颗最出色的希望之星，最具天赋的年轻诗人
曾获沃尔夫冈·魏劳赫资助奖，德国经济文化区促进奖和鲁尔区文学奖
她广受瞩目的《黑白小说》获德国图书奖提名
本书向您讲述了一个 人与狗之间的凄美的故事
当红女作家波什曼携其新作真诚地邀请您一起感受自然，感受诗意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玛丽昂·波什曼 著

天堂的使者

姜 丽 译

译 歌德学院(中国)
翻译资助计划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的使者/(德)波什曼(Poschmann, M.)著;姜丽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.8

ISBN 978-7-5327-5509-7

I. ①天… II. ①波… ②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7006号

Marion Poschmann

HUNDENOVELLE

Copyright © 2008 by Frankfurter Verlagsanstalt GmbH, Frankfurt am Main

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-Institut China

本书获得歌德学院(中国)全额翻译资助

图字:09-2011-401号

天堂的使者

[德]玛丽昂·波什曼 著 姜丽译

责任编辑/裴胜利 装帧设计/胡枫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56,000

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8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5509-7/I·3224

定价:16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 T: 021-65418000

译本序

“我注视着风的动向，看不出有风，可在稀疏的植物中能看出有风，摇晃的蒿子和栎树是风向标……栎树低下了头，浑身颤动，草叶如浪，一波又一波地涌过地面，一直涌到街边，尘土飞扬，落在断裂的砖上，落在瓦砾堆上。某种神秘的东西似乎就笼罩在这片土地上……”

就在这样一片神秘的城边荒地上，波什曼的小说《天堂的使者》（德文原名《狗的故事》）诗意地展开了。这里没有急促的脚步，没有繁忙的生活，甚至没有多少对话，有的是女主人公淡然的放弃、无声的告别、神奇的经历、细腻的体验。在一步步远离尘嚣的过程中，女主人公慢慢融入自然，肉体的边界逐渐消失。

小说的最后，女主人公的体验愈发神秘：“我离开居住区，漫步来到空无一人的旷野里。紫色的空间包围着

我，无数的光点俯视着我。……我站在那里，在这一坦荡中，把自己交付于坦荡，光点一闪一闪的，但是真正观看的似乎是那温柔的深深的紫色，它看着我，把我纳入它的温柔，它的深邃，我属于这一空间，它占有了我，就像人拥有了一个自己想要照顾的宠物一样。”

如此心甘情愿的交付，没有丝毫的畏惧，只因这一空间给了她温柔的真爱，就像人对自己的宠物一样。而人对宠物的感受，女主人公则是通过一只执意要成为她的宠物的黑狗获得的。

从接受一只狗到被像宠物一样接纳，女主人公的这一角色转换就发生在一个三伏天，德语中称之为“狗日子”。这个盛夏中最热的时间和出现在天际的“大犬星座”紧密相连。而大犬座中最亮的星——天狼星，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特别事件的宣告者，人称死亡之星。

就在这个酷热难耐的日子里，一只黑狗来到了正淡出生活的女主人公身边。它让她慢慢了解狗的忠诚和驯顺，知道了一只宠物所需要的关注和爱护，让一颗坚硬而充满敌意的心慢慢变得柔软，而最终让她敞开自己，顺从地接受来自天堂的宠爱的则是它用生命证明的爱与忠诚。

小说中，这位孤独的女性没有丝毫爱的回忆。父亲早早抛弃了她和母亲，母亲则一直生活在对往昔的回忆中，

始终无法真正在异乡开始生活。为了不让母亲临终时感到恐惧，她一直坚持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，尽管那里的味道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。然而，母亲是在睡梦中悄悄离开的，这让她的陪伴显得毫无意义。从此以后，她不想再成为任何人的陪伴。就连工作，她也辞去了。虽然在他人眼里，那是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她却并不热爱它。对她来说，像世人所期待的那样投入工作就是一种背叛：“即便现在，我心里还存留着一种独特的负罪感。是因为那种虚伪的行动欲。因为被迫的行动，因为那种行动的狂热，这顽固而残忍的行动狂热统治着世界，毁灭着这个世界。”

母亲的离世使她没有了家庭的牵挂，工作的辞去则进一步使她，一个自始至终连名字都不曾吐露的人，没有了奔波的理由。就在她慢慢开始脱离生活轨道时，那只执著的黑狗闯入了她的生活。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它送到动物收养所，却没能成功。接着她又四处张贴广告，希望能把它送给别人。然而，在她做出这种种努力的同时，她和狗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她开始出去遛狗，给它买狗粮，带它去清洗、剪毛，给它做保暖的毛衣……与此同时，她也慢慢发现，这并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狗。

在荒地上初次相遇时，她对它的印象是：“一只狗，看不出什么品种。它喘着粗气，似乎马上就要睡着了。”

当狗来到她身边，得到一些滋养后，她又发现：“它给人的感觉是高贵，而不是体弱多病。它细长的爪子、细长的头、长长的四肢让它看起来异常高雅。它好像脚下没掌，就那么浮在地面上似的。……当它睡觉的时候，它的能量就多得像要炸开似的……它获得活力的方式非常神秘。在它剪短的毛下，皮肤闪着淡淡的天鹅绒般、夜一样漆黑的光……它的美不同寻常，令人害怕。在厨房长凳的阴影里，它的黑仿佛吞噬了所有的光。”

在带狗去那片空地上散步时，她惊讶地看到：“热浪从高空倾泻而下。它前爪周围的草在燃烧。狗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沐浴在火苗中。它在炫目的光中闪亮，熊熊燃烧。火热的空气中舞动着一颗颗彗星。闪闪发光的粒子旋回而下。狗简洁地立在中间，鼓动着鼻翼，等待着。”更为令人惊异的是：“夜里，它就像理所当然一样穿墙而过。”

它的嗜睡也可以严重到一个罕见的程度：“白天，它会随处躺下来，突然间就睡着了。”一次，女主人想给它买一个睡觉用的篮子，就在大商场里，“在滚梯前，它又不动了，就像被催眠了一样看着上升的钢制台阶。它拒绝踏上台阶，只是盯着那些肮脏的闪亮的凹槽。接着它腿一弯，睡上了。”在众人的目光中，她不得不把蹭了一身脏

灰的它抱起来，走到外面。

在这里，无论是睡眠，还是黑色，都把狗和死亡连在一起。与此同时，它又展现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就像它那可以吞噬所有光亮的黑一样，死亡本身就蕴含着无限生命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只有着神秘力量的狗也会像普通的宠物狗一样扯烂地毯、撕碎沙发靠垫、追逐空中舞动的水泡，还主动捡来一大块石头要求主人与自己游戏。在和主人一起在深潭里游泳时，它还给主人叼来一根小木棍。

随着时日的增加，女主人和狗的交融越来越紧密。她竟然觉得自己的意念先是“发自那只狗，通过神秘的通道，心灵感应或交感，侵入到她的内心生活”，然后却冒充是她的意念，就好像源于她自己一样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想让狗离开，好静静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成功地把狗留在了离家很远的一个地方，换来的却不是她一直渴望的轻松。

一天早晨，当她像平时一样打开房门时，发现狗气息奄奄地躺在自己的门口。它想摇摇尾巴，却没有了力气。她安慰它说：别费心了，你到家了。

小说结尾时，女主人公再次来到那片荒地。这荒地一方面属于自然，尽管是经受了人类百般折磨的自然，另一

方面也属于死亡，与沸腾的城市生活正相对立。然而，这死亡却有着永恒的内核，看似静默不动，却像肆意流淌的时间一样，无休无止。就在这里，女主人公与神秘的天融为一体，成为它顺从的宠物。这里有她的家，有爱的关注，宁静的深邃，这里不需要名字。

对这一美好的所在，评论家多洛特亚·迪克曼在2008年10月9日的《时代周刊》上写道，那是一个“动物涅槃”，是人类出现之前的天堂。在这里，“我与世界，人与风景”完全融化在一起。迪克曼认为，波什曼正是在“踏着劳伦茨的足迹漫步向前”。

记得在我几年前翻译的《灰雁的四季》一书中，康拉德·劳伦茨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：

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当人接近自由生活的动物时，它们肯定会逃走；人被从和上帝的其他造物共同生活的天堂中赶了出来。现在，如果自由生活的动物从远处向我飞来，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发现我，而是正相反，因为它们看到了我，听到了我——我就感到天堂的驱逐令在这一刻又被收回了。”

今天，波什曼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回归天堂的故事。在这一故事中，贯穿始终的既有“对自然的渴望与对文明的厌恶”，也有“获得解脱的愿望和对

死亡的恐惧”（迪克曼语）。而评论家亨利希·迪特灵则在2008年10月15日的《法兰克福汇报》上问道：“这是一篇关于狗的中篇小说，还是一个退化的故事？”在他看来，狗带来的是一个灾难，是一种“社会崩溃”的结果。不过，这一走向灾难的过程既“有某种令人感到安慰的地方，也具有可信性”

那么，您会怎么看待这个故事和它的主人公呢？不管怎样，波什曼都真诚地邀请您一起来感受自然，感受诗意。相信您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，定会拥有自己独特的感受，这感受将随着波什曼细腻的笔触一点点漾开来，伸开去，如梦如幻……

姜 丽

2011年5月20日于北京

1. 废弃的土地

我坐在一个棚屋前的台阶上，棚屋门口堆满了杂物。混凝土台阶散发着白日的余热，天慢慢黑下来。第一只蝙蝠已经开始在树冠下盘旋，飞的是之字形。突然，它猛地冲进黑暗的栗子树丛，继而又闪电般地飞了出来。我朝空中扔了一颗小石子儿。蝙蝠立刻一个急旋转，朝它飞去。我看不清它是否叼住了石子。蚊群出现了，一片片像模糊的云从草地上升起，在空中静立，随即开始移动。我的脑袋里都是它们的嗡嗡声。除此以外，周围一片静寂。身后的棚屋显出一副笨拙的模样。这是一栋平房，以前可能是工厂的杂货亭，或者是幼儿园；现在窗户上都钉了木条，墙上喷了漆。我坐着抬起一只脚，牛仔裤下的沙子飞扬起来。我把几片玻璃瓶碎片踢到一边，捷克啤酒瓶碎片，其中一片飞到一块大石头上。棚屋周围有好多这样原始的大

石块，是拆剩下的遗迹。生锈的钢梁骨架从里面翘起来，这些石化了的玩意儿就是爆破也奈何不了的。

自己动手挖恐龙：上午，我在一个玩具店里看到一套用石膏固定住的塑料骨头，装在一个小小的硬纸壳盒子里，还配有一个微型铲、一个镊子大小的鹤嘴锄和一支用来清洁发掘物的毛笔。此刻，我身边有十英寸长的钉子，一个肮脏的注射器在台阶上滚动，草丛里的旧工具：锯子、锤子、刨子都已经腐烂，似乎是谁本想把手里的活儿放下一会儿，没想到这一暂时的终止竟变得越来越长，而这片土地也就进入了持续的昏睡状态。在一个坍塌的断裂点上，沙子年复一年地滑过。时间就这样带着划擦的声音流淌着。

我把头支在攥起的拳头上，看着这片变得荒凉的草地发呆。长叶车前草不屑地钻出沥青路面，高高地长起来，银色的蒿子从废铜烂铁中挤出，长出锯齿样的叶子，悬钩子藤蜿蜒穿过柴堆和苜蓿地，满满地长成一个个矮树丛。废铜烂铁上的锈迹在一块块脱落，蚊子在叮我。我任凭它们叮咬。

我的脸是黑色的。眼睛闪闪发亮。我知道，黄昏中眼睛是闪光的。我感觉到一双巨大的瞳仁，里面有反光，人的眼白。野生动物是看不到白眼球的。我却瞪着白色的眼

睛，愤怒地注视着刚刚降临的夜，清静得可怕。

在我背后，一个遮棚在风中不停地扑打着，却怎么也脱不了身。无奈的飞行尝试。这几个月，我长胖了，因为一种独特的怠惰。我什么也不做，某种东西把我拖在下面，一种无所不在的沉重贯穿着这个夏天，一种逃避，等待，孵化。

一只黑色的动物从灌木丛中钻出，窜到我脚边。是一只狗，看不出是什么品种。它喘着粗气，似乎马上就要睡着了。

我注视着风的动向，看不出有风，可在稀疏的植物中能看出有风，摇晃的蒿子和栎树是风向标，间接的风，源头在遥远的地方。栎树低下了头，浑身颤动，草叶如浪，一波又一波地涌过地面，一直涌到街边，尘土飞扬，落在断裂的砖上，落在瓦砾堆上。某种神秘的东西似乎就笼罩在这片土地上，隐在年幼的洋槐的微光里，藏在混凝土石板苍白的色调中。那辽阔而不可见的东西聚集起来，显出身形。仿佛时间收拾过这片土地，给了它张力和意义。时间，在别的地方不曾得到利用的时间，时间，不知不觉地流逝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
我在闪闪发光的地板上走过，以前它们在里面，现在在外面，枯叶在上面飞过，难以想象，这里曾有一方屋

顶，可能还有家具。一个从汽车里拆下来的座椅立在乱蓬蓬的观赏灌木丛中，座椅里黄色的泡沫塑料簌簌地落到涂了焦油的通道上。一个生锈的框子在慢慢腐烂着，镶在里面的玻璃还完好无损，一次次蒙受尘灰，又一次次被雨水洗刷干净。

城市闲置地，一个不清不楚的地带，一个不是什么地方的地方。这里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，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宅旁植物在这里繁殖，在劲风吹过的地方挺立，在露天的地面上，在一个个通道上。植物们慢慢地，非常缓慢地从变得坚硬的土壤里旋出，它们的樣子都是螺旋形的，一个个悄悄地盘旋上升，朝向四面八方，填满整个空间，绽开花苞，垂下叶子，播撒花粉，这一切都没有人看见，太慢了，人无法用肉眼看到，也许只能看到结果，看到这一过程的延长，加厚。

几株去年长出的莴苣头就像瘦小的四肢可动的玩偶，在风中保持着平衡，被阳光晒得枯干，被雨淋成了黑色。也就是它们成了植物中的先驱：那只狗从它们中间跑过，碰到它们，一个个莴苣头微微颤动了一下。

我走过小小的栎树林，塑胶鞋底下一块碎成两半的瓷砖发出咯吱吱的声响。一片树叶“啪”地一下打在我的脸上，划过我的皮肤。路的尽头又是一片开阔地。在这片闲

置地的边上便是主街道了。

在踏上街道之前，我再次回过头去：一团团密匝匝的叶片，散发着潮气。此时的叶子正把黑暗拉到身边，让它变得更浓。我真想闯进这至深的黑暗里，到枝干之间，全凭偶然的安排，毫无目的，真想就这样呆在那里，过完这一夜。但是我依然站在灰紫色的黄昏中，这黄昏的光无法给我依托，在这里，我自己就是一个满是黑暗的斑点。

有轨电车很快就来了，我上了车，把那只狗挤到了外面。车门就在它面前关上了。车开了。那只狗牢牢地盯着它。

这里几乎一个坡都没有，一下子就能看见远处的一个配电箱，还有一个汽车站，浅色的庄稼茬儿到那里就消失了，一层层像丝一样滑润的云彩飘浮在车站的上空。草地上，沿着街道延伸的方向，一个黑色的东西在向前移动，越来越弱的光让它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，看上去就是一个影子。我用目光追随着它。影子消失了，又出现了，一辆汽车轰轰驶过，开足了前灯，那个晃动的影子似乎变得灼热起来，拖着一条闪光的尾巴。随即，车一拐弯，一切都消失了。

下车时，我不用下台阶，就在车厢的同一高度上平着走了出去，毫不费力；车身很低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天依然

很热。外面是北方长长的黄昏，一片蓝色的光。铁轨周围长满了蒿子，是城市里的荒野。持续的高温让植物们虚弱不堪，叶子耷拉着，它们的茎却昂首挺立，像人一样紧挨着，一副强有力的样子。我从它们旁边走过。人行道上，混凝土做的桶里立着几株多刺的黄檗。接着，我就走进了快餐亭的光束里。

我站在一个塑料圆桌边，算计着自己要一大份是不是有点奢侈，是不是该要小份的。硬纸小碗里的土豆条闪着油亮的光，蛋黄酱发出黯淡的微光，我举起烫人的小碗，送入温暖的夜，一点也凉不下来。

这条街我已经走了多年，来来去去，有时我竟觉得桶里的黄檗就是靠我不停的走动养活的，它们吸收了我的能量，而这能量现在就体现在它们身上：球状的深绿，颤动的黄绿，用尖刺来保护自己的灌木身形将半是超现实的情感物质融化了。在这里，繁盛的是一种蔓延、圆满，一种被遗忘的内心生活。

那只狗横穿过大街，慢吞吞地摇着尾巴朝我走过来，动作从容而优雅。它摇着尾巴，向我示意说，它已经认出我来了。

这狗没带项圈。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，它站住了。我扔给它一根滚烫的小土豆条。它高贵地低下头，从人行道

上把土豆条舔起来。我又扔了一根，还在空中它就张嘴接着了，吞吃下去。我走回快餐亭，买了一根水煮香肠。

狗把硬纸小碗里的东西吃了个精光。我捡起小碗，扔到纸篓里。狗用舌头舔了舔嘴。

从外表来看，它很像它的狼祖先。低垂着的大尾巴，动作威严，在某种程度上令我感到害怕。它身上乱蓬蓬的，没有收拾，但看上去还不像野狗。这只狗给人的印象很野。从一个小纸盒里吃东西，完全不合它的尊严。

“现在走吧，”我说，同时挥了一下手，以加强我的口气。我朝家里走去，经过那些我亲手栽种的矮树和乔木丛。狗毕恭毕敬地和我保持着距离。

到了楼门前，我再次说道：“走开！”我把钥匙插进锁孔，打开门。狗立刻从门缝里钻了进去，跟我一起走过楼梯间。我走进家门，狗立刻跑到厨房里，坐到洗碗池前面，目光聚焦在水龙头上。我用一只搅拌碗装了些水，放到一张旧报纸上。狗一滴水都没溅到外面。

它在那里喝水，渴坏了，喝了好长时间。我拿过靠墙立着的一把折叠椅，两腿分开，坐了上去。我双肘支在膝盖上，两手托着下巴，仔细观察起这只狗弯曲的颈项。我坐在厨房正中间，就像在工地上还没建好的房间里一样，坐下来休息休息。也许我想强调的是，我认为这种情况只